

小溪流

的

歌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

季羨林题



1

儿童文学卷

丛书总主编◎季羨林

主编◎严文井 曹文轩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儿童文学卷
丛书总主编 季羨林

小溪流的歌

主编 严文井 曹文轩

(一)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溪流的歌:儿童文学卷/严文井,曹文轩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5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季羨林总主编)

ISBN 7—80094—518—9

I. 小…

II. ①严…②曹…

III. 儿童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954 号

小溪流的歌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8 字数 730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518—9/I·323

定 价:180.0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

季羨林題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顾问名单

钟敬文	张岱年	卞之琳	林 庚	陈 原
任继愈	冯亦代	严文井	周汝昌	范 用
黄苗子	郁 风	丁 聪	吴祖光	郭预衡

总主编：季羨林

编委会名单

季羨林	牛 汉	林斤澜	姜德明	邵燕祥
汤一介	乐黛云	宗 璞	牧 惠	高 莽
李国文	谢 冕	王德后	王富仁	钱理群
刘梦溪	柳 萌	母国政	舒 乙	朱 正
张思之	张抗抗	李景峰	斯 妤	邓九平

执行主编：牛 汉 邓九平

本卷策划人：张家勋

序 言

曹文轩

一

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是被政治严重渗透的历史。政治没有放过儿童文学，将它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纳入了为它效力的轨道。儿童文学成为政治的一翼，是随着政治的趋向和内容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主题和构思故事的，是对政治作形象化图解。

中国文学家似乎历来好问津政治，好议论国事，好道德风尚，好忧国忧民。“文以载道”，这是中国文学的基础理论。为人生，为社会，为政治，为道德的艺术观，作为一盘大基石，矗立起

一座中国文学艺术的殿堂。

从屈原对国家衰亡的浪漫主义悲叹，到杜甫对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批驳，从曹雪芹对社会重压下的人生进行的悲剧性描述，到鲁迅先生对无声之中国的苍凉呐喊，中国文学的大略始终是“文以载道”。“道”为主，“文”为从，似乎一贯如此。回首看，中国少有着不着政治色彩、不含道德精神、不带社会气息而仅供审美之用的纯文学艺术（当然，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纯文学艺术）。

这种现象肇于伦理型思维。

伦理思维最初就含有政治思维。在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诸种人伦关系上，建立了国家。国家自然就成了这些关系的最高表现。强调人伦关系的目的，不仅仅是人伦的，而且是政治的。维护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关系，是为了维护君臣之关系，也就说，是为了维护一种政治格局。治国安邦是最终的目的。随着历史的变迁，那些人伦观念越来越淡化了，政治色彩却日益浓重起来。

这种思维变为艺术思维以后，使得中国的文学艺术始终笼罩在政治氛围之下，而不能有它自

己。几乎每一个中国文学艺术家在他所处的社会条件下，都养成了关心和热心政治的习惯，而把文学艺术变为政治抒情和表示政治见解的载体。他们庄严地代表着群体或阶级，作品受着沉重的社会责任的负荷的压力。“它本身是艺术”——这一意识反而没太重要的位置。

从现实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则又注定了要把大量篇幅交给政治。因为，国家空前地强调了政治，并且空前明确地从理论和制度上规定了文学与政治的从属关系。并且，由于多种原因，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政治确实由衷地有着一一种高涨的热情。

无论是传统的原因，还是现实的原因，中国自50年代初之后的儿童文学，都必然使自己的历史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这样一个趋势，发展到60年代中期，便到达登峰造极之地步。到了文化大革命，儿童文学还只剩一个主题：阶级斗争。作品千篇一律地写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以及心明眼亮的少年如何粉碎敌对分子的阴谋。儿童文学在虚幻的紧张中，在人造的对立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这一时期，由于闭关锁国，对外来文化竭力排斥，因此，外国的儿童文学，未能对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实际的影响与作用。中国儿童文学完全是一个特殊的格局。前进、徘徊、后退，都是在孤独中进行的。它是世界儿童文学的一个例外。由于缺乏文学的可通性，它几乎完全没有走向世界，更未得到世界的任何认可。

对于文学与政治的相连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作出否定的判断。因为政治也一样有权利成为文字的题材或主题。在文学史上，与政治相关而又称得上是真正之艺术的文学作品也绝不在少数。问题仅仅在于政治与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还是主仆的关系、文学又是用何种方式来反映政治——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中国文学需要反省的是这种关系的极端化、庸俗化——政治将文学强行捆绑，文学成了政治的奴婢。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使中国的儿童文学失去了本性，也失去了广阔的天地。当然，即使在这种一种状态中，中国也仍然从夹缝里产生了一批立得住的作品，这些作品至今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光彩。

二

进入 80 年代初，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和新思潮的产生与涌入，儿童文学欲从艺术的歧路回归艺术的正道的愿望日益强烈，并按捺不住。它决心结束长期在艺术外围徘徊的局面，让文学自身的内驱力作为文学的动力。现实的中国儿童文学告别和正在告别浮躁的历史，一种本位意识正日益巩固。它不再像从前那样急躁地喧闹着，不再洋洋得意地宣扬某种主义、宣泄某种情感。它不太在乎轰动效应，稍稍收敛住对临时性政治问题关注的癖好，正执著地走向自己。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无疑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历史上最值得留恋的 20 年。

中国儿童文学以新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它在外在的和内在的动力推动之下，不可遏制地生成了许多新的意识，而这些意识无疑都是符合文学本性的——

存在意识

由于中国文学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社会和政治方面，因此，它很少意识到“人”这样一个特

殊存在。儿童文学似乎更缺乏这种意识。集体主义的过度张扬以及对政治化、道德化的事件的全神贯注的关心，使作家们很难收住目光来审视作为人的儿童自身。

近20年的儿童文学首先注意到了这个存在，并强烈要求社会注意这个存在。它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社会对这个存在的忘却和忽视，呼吁社会意识到这个存在。儿童文学从注意政治性行为、事件、主题，转入到对人的注意。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性觉醒。现在看来，这一时期开初的作品，还是较为肤浅的，当它过渡到对这个存在的定义、含意、价值等命题的探索时，作品才走向深刻，特别是当作家们从形而上的角度去思考这一存在时，作品获得了空前的高度。

忧患意识

这一意识是与存在意识相联的，是在对存在深入思考后的一种意识。中国的儿童文学，是长期浸泡在欢乐的氛围之中的，这种欢乐是轻浮的。它仅仅依赖于空洞的政治幻想和社会理想。它没有意识到人作为存在的悲剧性质。中国儿童文学也曾有过悲剧，但，仅限于对以往制度的控诉，

是一种制度的悲剧，而不是人的存在悲剧。这种悲剧实际上是忆苦。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整个中国文学，其基调是悲剧性的。文学面对存在，开始了最实质性的感应。感应的结果是忧患意识的产生。身居其中的儿童文学也深深地被这种意识所感染，而摆脱不掉一种淡淡的忧郁情调。

比如它对孤独感的注意。

它认为，现代生活带来的孤独感正在侵袭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儿童。这种孤独感就是因为知识的竞争迫使家长将孩子逼到书桌前而与群体隔离，或是因为物质痛苦的消失使痛苦从外部转向内部，或是因为不断加强的教养，使孩子心灵世界复杂化、细腻化，或是因为中国不得不采取的计划生育措施而导致的家庭中孩子的伴侣的消失……

更深层次的忧患意识是哲学性的。主题是：孩子对世界的茫然、对人生的困惑、对死亡与衰老的不可理解、对生命的感觉、对善与恶的困难选择……

审美意识

近 20 年的儿童文学对功利主义深恶痛绝。它

对以往儿童文学不注意美感的现象进行反思，从而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漂亮”的作品。它说出一个道理：当一个人的情感由于文学的陶冶而变得富有美感时，其人格的质量丝毫不亚于一个观念深刻的人格；给孩子们美感，这就够了，还要什么呢？

作家们用诗人的目光去关注大自然，将日月星辰、江河湖海、花鸟草虫极为美丽地呈现出来。蓝色的大自然的精灵在这里飘动游荡，他们选择了那些富有象征意味、极有意境的形象，语言不再用来进行直白的叙述，它本身似乎都具有美感。作家遣词造句，作品中生出一种优美的情调，优美的感觉。儿童文学出现了一批属于“美文”的作品。这些作品，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脱离平庸尘世的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他们的心灵的港湾。在这里，他们被文学净化着。

曝光意识

作家们合力一拉，把生活的大门朝天真纯洁的孩子们拉开了。过去的儿童文学，有的品质不佳，行“瞒”和“骗”之能事。它将生活的大门锁闭，让那些孩子们在大门外的虚幻世界里转悠。

他们在这个由金色的谎言捏造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世界里失去了自己。后来门开了，但只给一条狭窄得可怜的缝隙，让他们窥视门内。作家们不满足，认为儿童文学必须介入生活。他们显出一派欲把生活全部抖搂出来的劲头。清澄与浑噩，直率与弯曲，高贵与庸俗，美好与丑恶，真诚与虚伪，苦甜酸辣，喜怒哀乐，一切的一切，都让孩子们看见，都让他们经验经验。他们不想掩掩藏藏、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索性毫不羞涩地把生活全部曝光：看吧，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

诚然，他们也承认儿童文学对生活有一个选择性的问题，但他们同时认为这种选择性是很大的。对于孩子，并没有那么多一定要保守的秘密。他们把孩子放到闯荡的天空下去，放到喧哗骚动的人流中去。儿童文学不再总是吹嘘“净土”和“圣界”了。它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那响着笙箫管笛、闪着珠光宝气的伊甸园；世界是一个充满纠纷和矛盾的混沌体，单用提纯的精神食物去喂养，他们是很难结实的，他们的性格只会像玻璃一样脆弱，思想只会像竹篾一般单薄。他们需

要原质的生活。

人道意识

近 20 年的儿童文学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字：人道主义。它从虚幻的斗争中走出，去掉了冷酷无情的面孔，向孩子们提供人类高贵的情感，提供可以温暖心灵的文字。

现代生活在向人类逼近，它是人类所梦寐以求的。人类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它的到来。然而世界充满矛盾，有所得必有所失。当世界的硬部（物质）变得日益发达时，世界的软部（情感）却会变得越来越稀薄。竞争、淘汰，松懈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情感出现萎缩现象。它影响了人类的精神健康。人类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对软部的渴求将会愈来愈强烈。在此时，文学应承担着调节硬部和软部之间平衡的责任。作为儿童文学尤应如此。它应在保证后一代人能够没有缺陷地成长中作出贡献。

中国儿童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对此更为在意。在十年间，这一意识成为它的主旋律。

三

在儿童形象塑造方面，近 20 年与过去也有明

显区别——

承认有缺憾的儿童形象

中国 70 年代的文艺思想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有一整套严密的创作宗旨和创作方法。其中之一，谓之“塑造高大完美的艺术形象”，即：作为主人公的人物形象要写得尽善尽美，不能有半点瑕疵。这一思想折射到儿童文学这里，儿童形象便也成为一种无可挑剔的完人形象。这些经过任意拔高的形象，从现在看来，除了落得矫情、做作外，几乎一无是处。

近二十年的儿童文学，恰恰认为，有缺憾的儿童形象才是可爱的，因为，这是符合自然的。自然的便是美的。作家们毫不犹豫地的儿童形象的缺憾一面呈示出来。他们甚至大胆地写到了孩子的恶。在善与恶的碰撞中，完成了儿童形象的塑造。所谓英雄少年，已不再是儿童形象塑造的模式。儿童就是儿童。

刻画圆型形象

人物性格可用一个单词作出总结的，如“勇敢”、“憨厚”等。可称之为“扁平形象”。人物性格需用几个单词甚至用了几个单词也无法说清楚

的，可称之为“圆型形象”。长久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形象，大多属于“扁平形象”一类。这些形象缺少层次，性格是不发展的，即使发展，也是在作一种直线运动。

大量出现“圆型形象”是在近二十年。这些形象的性格含有多因素甚至对立的因素。他们的性格在变迁，而且在不断地显示不同的侧面，向前发展时，是作一种曲线运动，甚至是作相反方向的运动。这些形象与过去的形象相比，更接近客观现实，也更具有艺术的魅力。

未来民族性格的雏形

“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

这一论点在80年代初被提出后，一度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引起共鸣，产生巨大反响，并出现一大批与这一意识相关的作品。

这一意识的产生，是中国现实使然。

中国在发生了一次重大历史转折之后，沉入了深刻的民族自省。在充分肯定悠久的民族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之后，人们承认：中华民族的性格有待完善和加强。

儿童文学在承认了这一事实之后，对过去那